

■台前幕后

兰晓龙：

我讨厌狭隘的商业与艺术

□本报记者 高铭

从《士兵突击》到《我的团长我的团》，从《生死线》再到如今北京卫视播出的《好家伙》，有人评价编剧兰晓龙任性、天马行空、不按套路出牌，也有人认为他铁血、激情、思想深邃。但在兰晓龙自己看来，他不过是一直在“玩自己的游戏”。

早在2012年，《好家伙》就荣获“媒体最期待的电视剧”奖项，但因其哲学化的语言风格以及主题较为晦涩等原因，一直未能与观众见面，如今尘封四年的作品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好家伙》在北京卫视播出过半，

兰晓龙也再次解析其精神内核，“这部剧可以说是一代人探寻上一代人设下的迷局，是时光、芦焱等年轻人重新反思青山、屠先生、若水等老一代人创造出的思想和体制，大家都是在现实当中找现实”。

回顾兰晓龙的几部作品，对于生死、人性等哲学命题的探讨以及“专注男人戏一百年”的独特风格似乎是他目前最青睐的一种形式。兰晓龙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拒绝被定义，因为谁都无法阻止别人做出评价，但“不定义自己”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个



原则，“我不排斥任何题材，也没有固定的派别。我会去尝试各种类型，但我更在意的是在同一种题材中能否找到一种相对独特的表达方式”。

对于自己的行业，看似漫不经心的兰晓龙似乎有着一种天然的使命感。他觉得自己越来越明白一个好的作品对于整个行业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想为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留下些什么，“哪怕连一部戏本身都留不下来，但是能留下一个做事的态

度，留下一种自己喜欢的工作方式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必须在对别人负责的情况下坚持做自己的事情”。

对于作品能否经得住市场的检验，收视率能否达到预期等问题，兰晓龙显得更加云淡风轻，“对于外界的反馈，我更看重的不是收视率，而是一个综合值。我不讨厌商业和艺术，但我讨厌狭隘的商业与艺术”。在他看来，狭隘的收视率，是害死一个行业的“罪魁祸首”。

■电视剧场



《政委》

辽宁、河南卫视
10月19日

32集抗战大戏《政委》云集沙溢、胡可、吕行、李依伊、赵麒、王千航等众多实力派演员。

该剧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国民党滇军278团一直受到中央军排挤，忍无可忍决定投奔八路军，并且在政委的引导和策反之下，成功回归到共产党队伍。

剧中沙溢颠覆了以往喜剧的形象，以“厨子”身份回归荧屏，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个“假政委”。在几番波折后，这个正直忠义、机智勇敢的革命战士，终于完成了由“假政委”到“真政委”的蜕变历程。



■娱乐杂谈

《圆梦巨人》：本无意义 何必设框

□大亦

围绕在斯皮尔伯格新作《圆梦巨人》周边的，并不是一边倒的赞美，而多是一些批评。很多人认为，在这部电影中，斯皮尔伯格对于罗尔德·达尔的原作进行了某种低幼化的处理。

结论无疑正确，而且令人无可指摘。可是，罗尔德·达尔的《好心眼的巨人》本身就是给五岁左右的孩子提供一种超现实和魔幻阅读体验的作品，所以改编而来的影片亦绝对不是成年人所“独享”的娱乐和消遣。

本身就是交给孩子判断和享受的作品，非要用意义、情怀、主题这种大而不当的名词去限制，是更加错误的。

在《圆梦巨人》里，斯皮尔伯格用自己无可比拟的导演技巧以及丰富的场面调度经验将一个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故事描绘成了一个值得信赖、令人向往的“异世界”。加上好莱坞一贯的工业水准，影片在视效呈现、服装配乐上已经做到了行业巅峰。

也诚如斯皮尔伯格夫子自况，他是一个“既拍商业片也拍艺术片”的人。在《圆梦巨人》之前，他的《间谍之桥》所讲述

的是一段发生在冷战中的故事。在那个故事中，人们处在战争的危机之下，用良知和道德为人处世。无论是间谍还是斡旋的律师，每个人在这个故事中都文质彬彬地保持住了自己的操守和底线。而在《圆梦巨人》中，每一个角色，都透露出了一种对于美好的向往和追求的本质。

从《间谍之桥》到《圆梦巨人》，虽然故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斯皮尔伯格对于人物的处理，他的作品序列中的价值观，却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成年人在一个动荡的年代里追求真善美，孩子在一场冒险的序列中寻找美好的人性——于是，一种“美好”的情愫，便在故事中显露无遗。

这并不是斯皮尔伯格未泯的童心，而是他对美和美好的不懈追求和多年如一日的展示。虽然《圆梦巨人》并不深刻，可是片中的美好故事和美好情感，足以抵抗这个世界的冷意。在一种“美好”情感的驱动下，《圆梦巨人》并不需要艰深晦涩的主题和意义。所以，一切基于意义和主题性的批评，都抵不过这种发自本能的美好……

■文化资讯

领不领诺贝尔文学奖 鲍勃·迪伦仍在“思考人生”

本报讯 近日一篇“鲍勃·迪伦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遍网络，不过“拒领诺奖”并没有任何新闻源，迪伦本人也未作出直接回应，但就像当初他获奖一样，这条消息在微博上仍然引发了关注。

消息的传出并非空穴来风，首先诺贝尔文学奖揭晓24小时之后，鲍勃·迪伦没有在公开平台或场合发出声明表示接受这个奖项。网上还传出迪伦的经纪人在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称鲍勃·迪伦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并表示“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不过这则消息在美国媒体上未见只字报道，不足为信。到目前为止鲍勃·迪伦本人确实还未就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做出任何声明。而瑞典方面表示已经联系了迪伦的经纪人以及演唱会的管理人员，但是并没能直接联系上迪伦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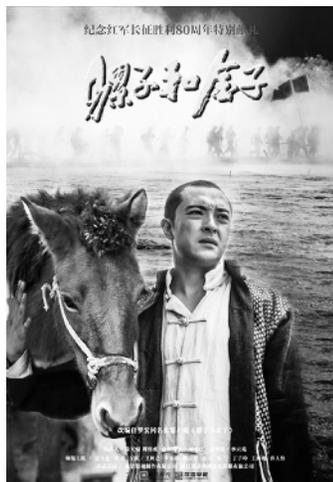
虽然诺贝尔奖评委会表示没有联系上鲍勃·迪伦本人，但事实上，得奖后，鲍勃·迪伦有过一次公开亮相，是在美

国拉斯维加斯的一场演唱会上。当时现场歌迷以欢呼等方式请他对获奖做出一些回应，但是鲍勃·迪伦始终没有说话。而是在演唱会的最后，他加唱了一首歌，歌名叫做《为什么现在试图改变我》。

这首歌的歌词大致说：人们在说着，人们在关注着，好吧我试着妥协，但是我还是做不到。因为我看不到，这疯狂的世界对我的仁慈，它只从我身旁经过，所以就让人们去期待吧，看看我到底会怎么做。

这首歌被媒体和粉丝解读为鲍勃·迪伦对得奖的反应。

不管鲍勃·迪伦本人最终是否决定接受这一奖项，这则传言也折射出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议之大。有人认为鲍勃·迪伦实至名归，而且颁发得有点晚了。但也有一些从事文学创作的美国作家对此很难接受。在获奖消息传出当天，美国的一些作者就说：“可能看小说比较麻烦、比较累，所以说听歌比较轻松，这样就把奖颁给鲍勃·迪伦了。”（艾文）



《骡子与金子》

江苏卫视
10月23日

《骡子与金子》讲述了在长征史诗宏大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革命传奇经历。

1934年长征时期，脚夫骡子在一次江西运货过程中，被老板欺骗无意中进入了红军撤退的队伍，在湘西战役中与红军失散，却发现自家牲口上驮的是大量黄金。为信守承诺，骡子走上了漫漫的长征道路，一路追赶红军最终到达陕北，完成了“一个人的长征”的伟大壮举。

为了真实地还原红军长征中的很多场景，整个电视剧组可以说重走了一次长征路。除了战争场景是在横店影视城场景齐全、设施配套的“红军长征博览城拍摄基地”拍摄的之外，雪山场景是转场5000多公里来到新疆克拉玛依大雪山，在大雪封山、千里冰封、天气十分恶劣的情况下，实地拍摄了20多天。

于或 整理